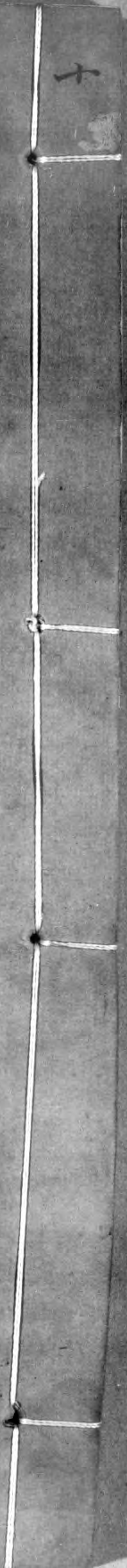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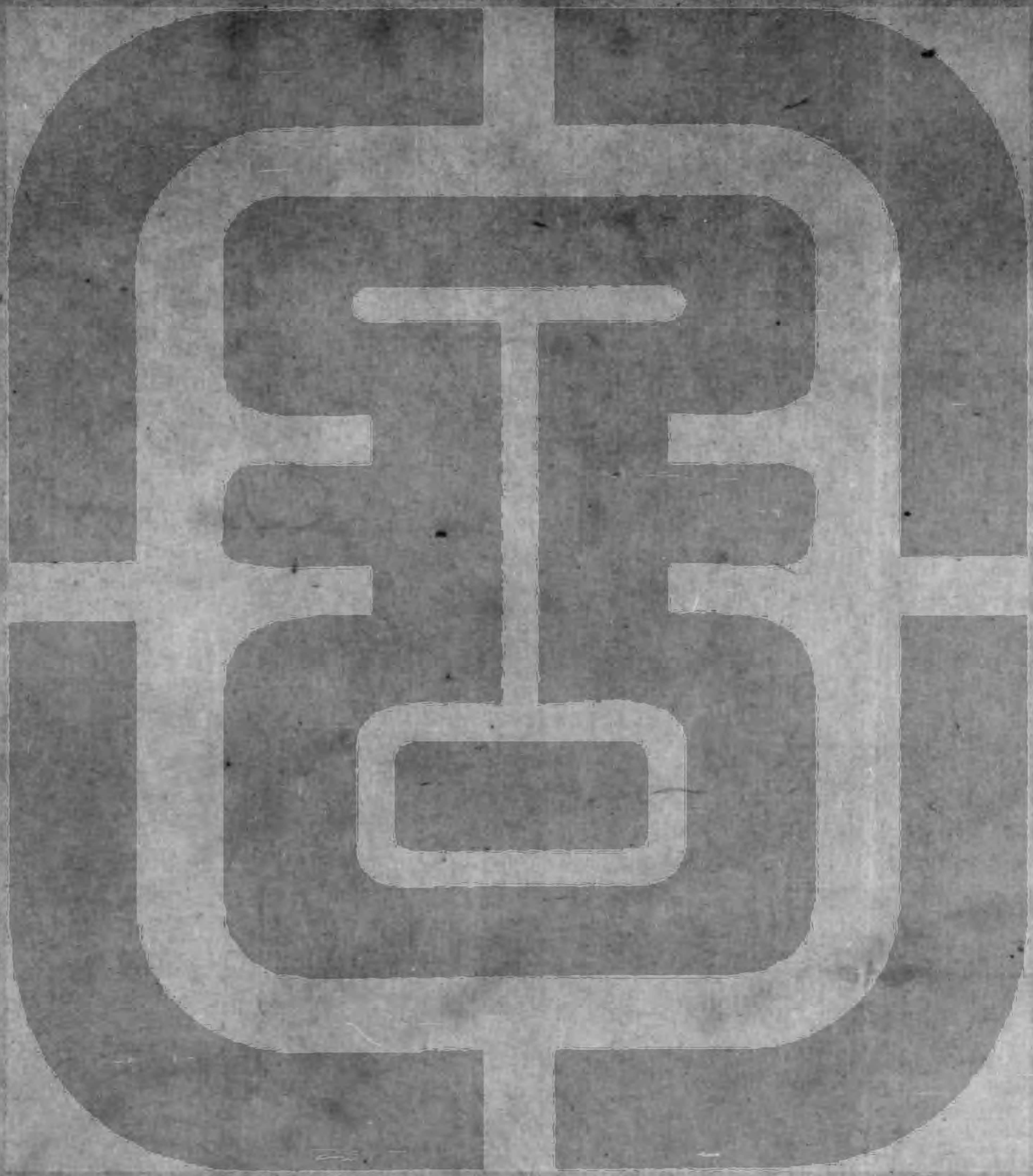


十



中論卷之下

考僞第十一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
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
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
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
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
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憊憊
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
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

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邁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眾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

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尙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

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

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傲大利而無名貪冒之

中論 卷一 三
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眾寡以定之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

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

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
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
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
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
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
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
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
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
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
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
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
世而化庸人之末稱哉

謹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
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
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
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
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
爲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改正
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

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
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
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
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
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
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卽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
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
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

王之教官旣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
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
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
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
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
魑魅魍魎將不吾覲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
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
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
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
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

之閒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際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爲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眾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

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園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羣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爲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爲州使之相明州有長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天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羣吏使各以教

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
夫察其眾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閻以
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
奇袤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
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
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
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
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
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

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
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
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
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
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
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
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眾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
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治德行講
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
揚迭爲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

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閤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

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斃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甯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

中論
卷下
九
情也

歷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躡其後三苗復九黎之

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涵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歷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啟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爲備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墮替而歷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

中論 卷下
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
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
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
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歷數
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
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歷用顛
項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
數之士使議定漢歷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
後分至啟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

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歷比之眾家最爲
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歷疎闊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
歷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歷猶復後天半日於
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
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
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贊天
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
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啟閉則
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歷數者聖人之所以測
靈耀之躡而窮元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

中論 卷下
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爲後之達者存
損益之數云耳

天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
人耶故司空穎川荀爽論之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
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
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
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
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

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
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甯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
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
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
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皆重義輕死者也以
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鐘擊磬所
以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
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煮之類也北
海孫翽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
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

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于惡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苦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子胥違君而適讐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弑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爲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天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爲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爲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闕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旣

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爲固不可以一概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

敢荒甯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愚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

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爲明允君子豈徒爲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況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嚳已前尙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考其年壽不爲天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鈎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

中論 卷下
輕於羽也天道迂闊闡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爲成
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
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
復以爲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
于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
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苟令
以此設難而解以槌擊燒薰於事無施孫氏譏比干
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啟手然
後爲德子胥雖有讐君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
化國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

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舉或被髮而狂
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就豈
得責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之士實關斯事其審之
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
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
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
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琯琢采色之章口給
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

中論 卷下
御書數之巧體騫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數者觀之
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
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
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
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
加之以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
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
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
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
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

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
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
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
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
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
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
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
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
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
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

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倚嗟名兮美
目清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
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郊勞至
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
也子家羈賢而不能用于也奸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
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
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
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爲
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
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
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
應和曰貊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
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
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尙哉
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
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
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
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
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旣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

中論 卷下
所好也昔路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才恃其
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
通於大道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
祇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
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
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
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
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

政令焉執政聰明察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
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
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
器也不可以眾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眾譽者可
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眾譽及其任之者
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眾譽而獲大賢其文王
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秉竿而釣
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爲太
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

中論 卷下
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
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
天斯豈假之於眾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
齊桓公夙出甯戚方爲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
而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
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
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已心而徒因眾譽
也用人而因眾譽焉斯不欲爲治也將以爲名也然
則見之不自知而以眾譽爲驗也此所謂效眾譽也
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眾譽爲賢能則伯繇無羽

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眾譽之或是
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爲也況
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
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眾人之譽
不以已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
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爲行也哀然不
自見儼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
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
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羣理而不繆
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不惑真偽叢萃而

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羣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爲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謠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羔裘素鞞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

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況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股肱墮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爲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

以加乎習訓詁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眾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爲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叡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爲迂闊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遊說之士謂其邪術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賞爵爲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尙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已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聞君違人而專已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

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卽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不平卽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爲名實欲因齊

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以爲然使騎劫代之大爲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爲之言於燕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

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羣策之所長棄羣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襄王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

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驗斯爲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旣敗爲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

中論 卷下
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之器闇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貪嗇專利功勤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叛謀士違離以至困窮身爲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嗔目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踏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尙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鱣蘧伯玉史鮪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

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宮
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
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
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
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
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
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
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
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
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

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
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
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使之
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
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
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
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眾也
故王卒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
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

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尙不能言莽之爲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

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日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

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
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
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
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
之如親戚樂之如墳簞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
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麤穢暴虐馨香
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
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
匱竭百姓凍餓死苧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外

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
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
滄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
也如是其有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
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台立不易方不
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
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
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

中論 卷下
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救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

廢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傲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怒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

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
可以爲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
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
乃分九職焉九職旣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
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旣均故民盡其
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旣
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然
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

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
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
之爲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
良農安所措其彊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
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相愛
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
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爲政也
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
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矣小則
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

中論 卷一
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宋丞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撰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手校題識邦

哲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陸友仁父記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爲近古其次則及於東漢予鄉得桓氏鹽鐵論讀之未嘗不歎其辭氣之古論議之鈔至不忍去手繼讀徐氏中論其辭氣論議視桓氏無大相遠而予之愛之與鹽鐵同蓋鹽鐵西漢之文中論東漢之文也二書雖幸存於世然傳錄之艱人不易見往歲同年涂君刻鹽鐵論於江陰俾予識之近黃華卿氏刻中論畢工亦俾一言予謂好古之士世未嘗無第所恨者

不得悉窺古人之製作而效法之而坊肆所市率多射利之時文求如二書蓋不可得而今乃有之豈非學者之幸乎予也舊學荒落獲見古書之行爲之欣躍而且得綴名其末其爲幸又何如也華卿名紋今爲吳縣學生觀是舉可以知其人矣宏治壬戌六月之望前進士姑蘇都穆書

案徐幹中論隋唐一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六卷今本二卷凡二十篇與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本合則自宋以來相傳本也曾子固序據貞觀政要太宗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今書獨闕

又魏志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乃知館閣本非全書晁公武亦云此本無復三年制役二篇而又云李獻民所見別本實有二篇然則中論在北宋時雖已殘闕而尙有全書今則不可考矣今通行明程榮漢魏叢書本脫誤幾不可讀嘗以羣書治要馬總意林及唐宋人類書所引校之頗得裨益治要所錄中論十二篇其末二篇則今本所闕宛在雖不無刪節而首尾完具治要故不著篇名然文義顯然知其論復三年喪制役也幹書無名氏原序稱二十篇蓋舉其盈數魏文帝稱二十餘

篇其辭又略據李獻民所見別本則實二十二篇
今以治要合之今本文雖或闕篇則已全校以授
梓用質同好幹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傳稱幹卒
於建安二十二年而無名氏原序則云二十三年
年四十八與史互異案原序前言未至弱冠言則
成章操翰成文此靈帝末年也據此漢靈帝末年
為中平六年幹年蓋十九是幹生於靈帝建甯四
年至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年四十八前後適符陳
振孫謂原序為同時人作蓋得其真可訂陳壽之
誤故附論於此咸豐二年八月幾望錢培名識

札記

卷上

治學第一倚立而思遠

倚原譌倦
据意林改

不如脩翼之必獲

也

脩翼原譌循雌据意林改
與太平御覽六百七引合

不如務學之必達也

意林

務作積

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

到字疑當
作致或至

法象

第二恍其瞻視忽其辭令

羣書治要恍
作慌忽作輕

則慢之者至

矣治要則下
有必字

小人見慢

原作小人皆慢
也据治要改

而不知其所

以然治要知
作思

雖在隱蔽

治要蔽
作翳

故雖妻妾不可得而

黷也

治要無故字句上複言
必有防行必有簡二句

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

於閨門

治要德作教
無上行字

徒以匹夫之居猶然

原脫徒字
据治要補

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治要意唐堯之帝句上治

字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句未治要書曰慎始而敬

終以不困按逸周書常訓解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

敬終終以不困困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引作慎始而

莫不有治道原本民作人治作理蓋本唐世避諱字

至乎用之治要乎或用乎已或用乎人二句治

近末治要近作君子之治之也原作君子之理也今

之也追下同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

慮三乎字治而人莫之知也原脫人字懼人之必吾

惡也必原譎未故君子不卹年之將衰意林衰不宿

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原脫

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十六字据治要補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

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原作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

綴補今据治要刪正喜語乎已然治要喜作墮於今

曰治要墮孔子謂子張曰謂子張三字治要作撫其

坐施而立望其反治要反而求終身之譽治要求而

不免為人役也治要作而永甚簡且易耳甚原諺其

與御覽四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御覽引任

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意林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

取福以下小入句推虛道第四其猶器歟原本器

取福之自疑當作日虛道第四其猶器歟上有虛

字据治 要刪 自視猶不足也 不足治要 故人願告之而不

厭誨之而不倦 原脫而不厭誨之 攻之則益悛 益上

有日 故君子之相求也 原脫之字据治要 樂攻其惡

者難 治要攻 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 原

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 難致蓋妄人綴補今据治要刪正 使嗜忠言甚於酒

食 原作使嗜者甚於 人豈其愛之乎 原脫其乎二字 目

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 原脫天際二字 及皆字注一本

作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 背即皆字之誤也今据治要補正 因人之耳目也 原

之耳目三字 据治要補 必朝夕交戒 句未治要 未有不然而者也

未原諱求 以意改 不能免 三字治要作 可痛矣夫 治要夫聽

之藐藐 今抑詩作 療暑莫如清水 清水原諱親冰据

引在救寒上於文義次 序為合今姑從原本 貴驗第五此數物 治要此

其可誣哉 治要哉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

令而化化在令外也 按後漢書宣秉王良傳論日語

而行則誠在令外章懷注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 意林及御覽三百九十九又四百三十引子思子與中

論同竝無二也字今子 思子已逸未知孰是 盡此類也 盡疑當 故善鈞者

不易淵而殉魚 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作 非愛致力 治

致作 智 夫人也 原脫此三字 可不慎歟 歟原諱之 君子

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 堯舜御覽八十 故小人尚明

鑒 意林尚 須已而植者也 慎似誤 故墳庫則水縱

中論 札記 三

原作故債庫則是以君子慎取友也治要取貴言

第六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

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按荀子勸學

而飛不峻也御覽九百二十卒至乎不可獲御覽引

子逐之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御覽引作似將是

達人之所以乾脣竭聲而不舍也乾脣竭聲御覽昔

倉梧丙娶妻而美按淮南子汜論訓作倉梧繞家語

此云倉梧丙未如何據藝紀第七藝者以事成德者也原上

所字依下故賓玉之山賓字覈辨第八而以陵蓋

人也善似誤且利口者治要且此其所以無用而

不見廢也原脫以字而潰亂至道也治要潰爵祿

第十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兩其字據故觀

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

待問之治要上二句下無也字末暴亂之君君下原

要刪各充其願充原譌竟則其所視者廣矣治要視

林順風而振鐸治要振鐸聲之益遠也治要鐸上有

而患時世之不遇意林遇

卷下

考偽第十一被死而後論其遺烈後字疑物者春也

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御覽二十引此

中論 札記 四

秋也收成者冬也
謹交第十二夜警其百工

今周
警作傲
語無其字
正歲使有司
至則邦有大刑
案以上三十

傳乃周官小
宰文語小異
使之相憂
案此周禮大司
鄉以告
告下

脫世之衰矣
矣字疑
當作也
儒服塞道
十一引作服膺
二吏

卒傳問
傳問類聚
闔寺不閉
類聚引
為師無以教訓

原作為之師而無
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
類聚

東山之哀句下斯作此其下云林宗之時所謂交遊

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

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游之美是以各眩其

名而忘天下之亂也疑今本有脫簡而類聚所引或

不免顛倒刪節今姑
仍原本而附著於此
歷數第十三仲尼曰某聞之

也無也左傳
天壽第十四或三四年者
按今無逸經

務本第十五察於近物
於原譌其据治
而闡於遠

圖治要圖作數
目視乎瑇瑁采色之章
治要視
體驚

乎俯仰折旋之容
治要驚作
凡此數者
原脫數字
學

之足以動人之志
治要勤志作思
以人皆不能故也
治要

以不能
故也
夫居南面之尊
治要夫下有君字似
其勢固

足以勝人也
治要也
而加之以勝人之能
原脫之字

而況於人君哉
原脫於字
而不能反於所難
治要反

為仁足以覆疇羣生
治要為
權足以變應無端
治要

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為美
今楚語作臣

無者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猶其德音
按皇矣詩本作

字
口命
七記
五

及昭二十八年左氏傳引並作惟此文王正義曰維此王季左傳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王肅及韓詩亦作文王以下文推之中論當本左傳然左傳作莫其德音而此作

必以廢仁義妨道德句下治要治亂既不繫於此治

既作而中才之人所好也原脫所字昔路豐舒晉智

伯瑤之亡治要路作濫智伯瑤之亡原而不通於大

道道原譌倫審大臣第十六執邦之政令焉治要

有使執政聰明睿哲原脫聰明睿哲則百僚莫不任

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二字原並脫莫不庶士莫不

致其治原脫莫不二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初學

引作文王遇姜公於渭陽御覽四又十三引同又八
百三十四引陽作濱初學記六引作文王遇太公於
濱方秉竿而釣初學記二御覽十三引秉作
文王之

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初學

御覽十三並引作文王得之灼若披雲而見白日霍

若開霧而觀青山御覽四引作若披雲見白初學

記六御覽八百三十四並引作文王得之灼若祛雲

而見日霍若開霧而觀山合參諸本是首句當作文

王得之後二句兩然字皆衍天字當作山書曰股肱

墮哉股肱原然則君子不為時俗之所稱句未似謂

其邪術謂字當誤原注其所從來尚矣尙原注亡

國第十八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二

字治要並作於晉有趙宣孟孟原譌子而靈公被殺治要殺

而莊公不免弒原脫弒字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桓

當作而後致遠治要作然有醫必待使之使原譌行

與意及其致之也原脫之字且莽之爵人句未治要

君子則以為辱矣原脫矣字無以異也治要作未雖

日班萬鍾之祿日原譌日荀子曰治要荀不

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二乎字治要並作

本作不在乎不言用賢賢而在乎誠必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原

賢者進不肖者退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原

賢者進不肖者退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原

則天下其歸之荀子無善哉言乎治要乎愛之如

親戚親戚治要猶決壅導滯句未原衍水何不至之

有有句未治要賦稅繁多治要賦死孳盈野死孳治要

內外震駭治要駭臺殿也如狴犴治要狴采服也如

衰經經原譌經治行不媮合治要媮雖強搏執之治

引義較優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原空肅字故先王務賞罰

之必行也原脫也字爾不從誓言御覽爾不敢以怨

讐之忿而留慶賞留原作廢罰輕則民亡懼治要亡

則民無聊原注一作故先王明恕以聽之王原譌生

聽原譌德並而不失其節也原脫也字轡策不調不

據治要改而不失其節也原脫也字轡策不調不

中言
上治要
有之字
民數第二十故曰水有源
水原注
一作泉
避役者
有之
原注一作通
逃者有之

逸文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爲至痛極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從簡易其將奔萬國乃顧臣子令弗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已而已非爲漢室創制喪禮

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之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旣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太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

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高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太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為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即復三年喪篇

昔之聖王制為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僭上之愆僭原譌潛今正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

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農婢不勞筋力日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賈家無奴婢即其有者即原譌既以意改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然也夫物有所贏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為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為國

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威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史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耕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罷

原譌

覆以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意改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義立制不亦遠乎

案此卽制役篇以上二篇並見

羣書治要

中論札記

華亭張家真覆校

醫經正本

書附札記

醫經正本書

小萬卷樓叢書

宋程迥撰

敘曰古今方士言醫道者多矣宜折衷於素問難經
甲乙張仲景王叔和等書如言治道者有五經語孟
皆可據依不當別有異論蓋有采之道聽途說而不
本乎此是謂無稽之言人命至重奈何弗謹至有舉
世繆誤傷風敗俗殞絕人命而醫家俯首和附莫敢
指其非者如至親危病妄言傳染遂相棄絕古之人
無有也醫經不道也嫂溺不援比諸豺狼顧君子之
爲政化亦置此事於度外使下民日益聾瞽冤魂塞

於冥漠余竊悼之此醫經正本書所由作也醫經者
黃帝岐伯之問答方書之本也本正則邪說異論不
能搖也是書也脫或達於君子之前察其稽考之久
見於試用之勤開喻氓俗務廣傳布庶為風教之助
云淳熙丙申十月庚寅序

有唐醫政第一

太醫令掌諸生醫療之法其屬有四醫師針師按摩師咒禁師皆
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試登用如國子監之法丞二人
從八品下醫官四人從八品下醫正四人從九品下諸生讀脉訣者
卽令遞相診候使知四時浮沈滑澀之狀諸生讀本

草者卽令識藥形狀知其藥性讀明堂者卽令驗其
圖識孔穴諸生讀素問黃帝鍼經甲乙脉經皆使精
熟博士一試醫令丞並季試也藥園師以時種蒔收
採諸藥京師置藥園一所良田三頃取庶人十六凡
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葉華實草石骨肉之異
及有毒無毒陰乾曝乾採造時月皆分別焉凡藥八
百五十種三百六十一神農本草經一百十五新修本
草一百八十一名醫別錄一百九十三
有名無用皆辯醫博士一人正八品助教一人從九品
以醫術教授諸生習本草甲乙脉經分爲業焉一
體療二瘡腫三少小四耳目口齒五角法諸生既讀

經訣乃業教習率二十人以一十人學體療三人學
 瘡腫三人學少小三人學耳目口齒二人學角法體
 療七年成瘡腫少小五年成耳目口齒四年成角法
 三年成針博士一人從八品助教一人九品掌教針生
 以經脉孔穴使知浮沈滑澀之候又以九針為補瀉
 之法凡此針有九種以法九州九野之分凡針疾先
 察五藏有餘不足而補瀉之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
 脾藏肉腎藏志內連腎
 髓外通津液以成四支九竅十六節凡針生習業教
 習三百六十五部必先知其所在也業成者試素問四條黃帝
 針經明堂脉訣各二條兼習流注偃側等圖赤烏神針等經
 之如醫生之法針生習業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脉訣
 業成者試素問四條黃帝針經明堂脉訣各二條

摩也崔實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
 禽之戲仙經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謂欲使骨
 節調和血脉通宣即其事也禁博士掌教禁咒生以禁咒除邪魅
 之為厲者有道禁出於山居又有咒禁出於釋氏五
 法禁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營目四
 曰掌五
 曰手印

本朝醫政第二

元豐中書備對太醫局九科學生額三百人大方脉
 一百二十八人風科八十八人小方脉二十八人眼科二十
 人瘡腫兼折傷二十人產科十人人口齒兼咽喉科十
 人針兼灸科十人金鏃兼書禁科十人乾道重修格
 疾醫置職醫助教京府及上中州職醫助教各一名

醫生人數京府節鎮一十八餘州七人万户縣三人
每万户增一人至五人止餘縣二人試所習方書義
一十道所習方書大方脉難經素問張仲景傷寒論
各一部巢氏病源二十四卷小方脉難經一部巢氏
病源六卷太平聖惠方一十二卷 乾道令諸州職
醫闕遷助教充助教闕於本州縣醫生內選術優效
著者充無其人選能者比試雖非醫生聽補諸醫生
每三人內置小方脉一名止有二人亦置一名有闕
者許不會犯罪經決人投家狀召品官或職醫助教
一名保明仍三人以上爲保就本州差官試所習方

書義以五通爲合格二粗比一通給帖補充免醫行
祇應諸職醫助教醫生藝業不精治療多失者長吏
驗實聽行別補諸醫願充太醫局學生者如不會犯
罪經決許經所屬投家狀試其藝業諸州縣醫藥方
書州職醫縣醫生掌之置印歷聽借人傳錄諸災傷
及流民所聚疾疫稍多而歲賜藥錢不足者申監司
審量以係省不係省頭子錢增給不得過歲賜錢數
之半給賜格歲賜病囚合藥錢京府節鎮一百貫餘
州五十貫大縣三十貫小縣二十貫藥錢歲賜京府
節鎮二百貫餘州一百貫

辯傷寒温病熱病並無傳染之理第三

按素問熱論傷寒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温後夏至日者為病暑又曰藏於精者春不病温初無傳染之說張仲景曰陰陽大論云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孫真人作肌膚之中至春變為温病至夏變為暑病熱極重於温也是以辛苦

之人春夏多為温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又曰十一月十二月寒冽已嚴為病則重迥考素問仲景及諸家之論皆云冬時觸冒寒毒所致非是猝然傳染也

辯五運六氣感傷名曰時氣亦無傳染第四

按陰陽大論七篇論五運太過不及乘剋勝剋為病皆由藏氣虛實致有感傷并六氣所管每氣六十日八十七刻有畸主客勝復鬱發亦隨藏氣虛實致病初不能相染

辯四時不正氣謂之天行即非傳染第五

按疫論云非其時而有其氣是謂天行仲景謂與傷寒之病大相異所謂春當溫而有清氣折之則責邪在肝夏當暑而有寒氣折之則責邪在肺冬應寒而有暖氣折之則責邪在腎長夏責邪在脾以土無正氣因火而名故附金木水火而變病今俗間以傷寒時氣天行通言疫病夫疫之所發蓋有歲中流行於一方一所之時皆是氣血中感此異氣大非傳染蓋有捨病人遠去自於它處致疾者亦有與病人同牀共舍居然不病者是知非傳染也昔岷州之俗一人病疫闔家避之

病者多死隋辛公義爲刺史命皆輿置已之廳事暑月病人數百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病愈召其親戚戒喻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病者爭詣使君其家親戚固畱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本朝太原侯可至和中調巴州化成縣巴俗尙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而弗視可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所活旣眾人亦知化其事見吾家明道先生文集迴及見中原之人信醫不信巫親人未嘗去其旁故多全活江南俚俗信巫不信醫

親人屏去故多死迴平生於親戚朋友部曲僕使之
病皆親至臥內款曲候問商量藥證不啻數十百輩
矣考古驗今是知決無傳染今乾道敕同居親疾病
輒相棄絕者杖一百蓋謂有此陋俗故立法也

論醫書第六

皇甫謐曰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一十八卷今有
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亦有所亡失其論遐遠稱述多而
切事少又不編次比按倉公傳其學出於素問素問
論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經脉其義深奧不可容易覽也
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遺事也三部

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謚又曰仲景論廣伊尹湯
液爲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
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

吳人朱肱作治傷寒活人書武夷張蕺先得百問於
三茅山後與肱遇于杭盡得其書序之曰作於元祐
己巳成於大觀戊子釐爲二十卷肱嘗自序其書後
四年肱以奉議郎致仕遣男遺直詣闕獻焉又八年
肱校正善本命工刊于杭州大隱坊且曰肱乙未秋
以罪去國明年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令合證與方
爲一至睢陽見王先生言成都湖南福建兩浙皆刊

其書惜乎錯誤頗多至是改百餘處或曰起肱休致仕于朝以讜直忤宰相引去所謂王先生者不著其名范蓋致虛也今建州饒州民間各刊舊本池州公庫刊校正本然二本互有得失近有尙書左司郎姑熟李檉與幾作治傷寒要旨發明仲景論其言曰傷寒病有定證治有定法如響應聲毫髮無差其病不過三陰三陽與夫併合之證其治不過汗吐下其它襍證皆誤醫所致亦有治法世人不法仲景妄作常病治之十失八九人命何辜深可痛惜仲景論妙通造化證治明白其用心詳細惟恐後學之不審故其

書詳悉不免重複然皆有至理予慮學者開卷之初未易得其端緒遂以仲景論所用藥方凡一百四道每方爲一門凡證之用此方者悉列于左於本論無一字遺落世之明醫固不假此或所未聞而命醫之際醫謂合用其藥卽檢某方一門徧讀之與此相合則無疑矣苟無此證而服之必致害人謹勿妄投也此書不滿萬言人能輟暇熟記之治傷寒如反掌耳仰事俯育大不可闕此也檉又作傷寒治法撮要發明活人書去其蘩蕪撮其精要然所取者舊本也豈與幾未嘗見校正本邪

辨本草千金方權量度第七

古者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容一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以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令文諸度量權稱以北方秬黍中者為准調鐘律測晷景合藥劑制冠冕則准式用之餘悉用大者

謂一尺二寸為一大尺三斗為一大斗三兩為一大兩

麟臺故事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于編修院詔以直集賢院檢討掌禹錫祕閣校理林億張洞蘇頌太

子中舍陳檢並為校正醫書官迺按林億等所校本草千金方權量度皆曰十黍之重為一銖考古令文漢書律歷志唐杜佑通典皆曰百黍之重為銖蓋誤以百為十其差十倍也又曰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迺以此為升僅容一勺龠容一勺蓋誤以龠為升其差二十倍也又曰菟絲九兩准一升迺以菟絲九兩黍秤制為升蓋容所謂藥升者二十也又曰棗三枚准一兩蓋用黍秤曰附子烏頭半兩准一枚復是大秤蓋所差三倍也故龐安常曰附子一枚准半兩是一錢三字使人疑混蓋後人妄增古

書如是不審耳億輩校讎何不少覺悟也

古以四圭爲撮十撮爲勺兩勺爲合所謂圭者蓋三十黍也一刀圭者刀言其匕形也今本草千金方言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一以三十黍約之又以方寸匕藥末蜜和作十粒蓋亦近之孟康注漢書曰六十四黍爲圭者非是

按唐志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錢重六斤四兩蘇冕曰今錢爲古秤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今令文官物計兩之餘稱錢分釐毫絲忽今等秤有錢無銖迴謂一大兩爲

七十二銖則一錢爲七銖奇十分銖之二

按諫垣存藁韓忠獻公定阮逸胡瑗等鍾律謂龠徑闊九分深七分二釐迴以積分布算爲五百八十三分二釐今本草千金方藥升積五百四十四分蓋黍自有小大故如是不等也

迴嘗得阮逸胡瑗皇祐累黍尺與司馬備刻宋尺後周尺今太常寺樂律尺少府監景圭渾儀尺大二分其後韓忠獻公丁度定嘉祐累黍尺比阮尺小三分半比司馬備刻周尺漢劉歆尺晉前尺高敏之以漢錢五物參定尺大三分今以韓尺制方寸匕其藥物

稱尺者自有所准銖兩矣

辨弦脉屬陰第八

張仲景云脉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脉沈瀦弱弦微此名陰也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又曰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王叔和脉經凡浮數動長滑爲陽沈瀦弱弦微短爲陰活人書弦則多兼洪數又有沈細而弦疾者金匱方弦屬少陽膽之經脉訣七表脉屬陽弦爲七表脉之一許叔微本事方曰傷寒方當從仲景迴考諸家之論混淆如此弦脉屬陰當從仲景王叔和其兼洪

數者卽脉經所謂一陰二陽也其兼沈細者乃純陰也

陳無擇曰脉訣五代時人作託云叔和劉元賓注號通眞子元賓亦云其辭語詭詭鄙俗處疑非叔和

辨傷寒兩感不治第九

素問曰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臟已

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已盡故死矣仲景曰凡兩感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而執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裏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以謹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苟哉

無治法亦言兩感於寒者六日死

活人書第三十六問曰仲景兩感無治法但云治有先後尋至第三卷中言傷寒下之後復下利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宜四逆湯復身體疼痛清便自調

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遂以意尋比倣效治兩感有先後宜先救裏若陽氣內正即可醫也內才正急當救表蓋內尤為急才溫內則急當救表亦不可緩也又曰唯兩感不治

迴聞孫真人論膏肓輸云昔秦緩不救晉侯之疾以其在膏之上肓之下針藥所不及即此穴也時人拙不能求得此穴所以宿病難遣事固有後人工于古人者然肱之說得於紙上非類也兩感之病不治當如素問

辯活人書以湯為煮散第十

仲景治傷寒爲方百一十有三其間爲湯者百有八
如桂枝湯五味十有五兩水七升煮三升適寒溫服
一升若活人書務省藥料但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
水一盞半生薑四片棗一枚煮至八分溫服昔之三
服者今約爲十五服矣肱又曰病勢重者當依古劑
法魏炳記於龐安常方後曰咬咀者今之麤末是也
每四錢水一盞半煮八分內有半夏附子有毒藥之
類每四錢水二盞入生薑三片煎七分內或用朴硝
阿膠飴糖紈硝雞子黃等物皆煎成湯後去滓下之
或用竹瀝煎者每四錢水一盞二分煎至七分下竹

瀝三分再煎至七分內或用大黃者虛人入大黃同
煎之如難得通利人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
別入大黃半錢同煎至七分又難得利者以湯浸濃
大黃汁三二分同煎之以取利爲度迴謂活人書不
立凡例煎煮未有定法可視魏炳爲約法也龐安常
有不可爲煮散者十四方卽肱所謂依古劑法之類
若用古劑減半或三之一猶愈于煮散也
千金方古人湯劑雖大而日飲不過三數服而且方
用專一今又數藥並進豈不反多乎又昔人長將藥
者多作煮散法蓋取其積日之功云

醫經正本書
辯發汗宜對證不論早晚第十一

王叔和既效方許叔微本事方皆載南史記范雲爲
梁武帝屬官武帝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忽感傷
寒恐不得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使
得愈乎文伯曰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
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
葉設蒲置雲於上頃刻汗解裹以溫粉翌日愈雲甚
喜文伯心喜也後二年果卒取汗先期尙促壽
每見病家不耐病未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隨情順
意鮮不敗事迴謂此說非也傷寒病在表者可汗在

胃膈者可吐裏證可下此仲景不易之論也若可吐
可下之證而發汗其病不除因以增劇安得便愈卻
至二年而卒乎若表證可汗正宜汗之不厭其早也
文伯名醫豈不知此但史臣所記差舛後人妄爲之
說耳張右史記龐安常墓誌碑陰云大理寺少卿林
英女病傷寒死已一日爲診之曰尙活不死也灌之
以桂枝湯而蘇殊不知桂枝乃發表藥表證無昏若
死者與南史同失故併見之

辯方士著書乃采俚俗不合醫經者第十二

世有方士著書言用心三十年而後成頗與名儒賢

卿交游又知書史故大得名聲然或創出新意多與醫經背戾如曰溫疫自生臭穢人聞其氣卽時以紙筋探鼻嚏之不爾邪氣入上元宮遂成斯病今徧考醫書無上元宮名稱夫人聞臭穢者鼻通於肺耳然傷寒六經傳變只傳足經謂腎脾肝經絡起於足指其心肺經絡自起於手指是斯人未識經絡也以其說助傳染之妄故爲掎擊

記仲景事實第十三

傷寒論記仲景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由此

發憤遂爲醫家百世之師皇甫士安記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半年死令服五石湯可愈仲宣嫌其言忤受湯而不服居三日仲景曰服否宣曰已服矣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也君何輕命也宣猶不信後二十年果眉落一百八十日而死士安曰此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迥謂今之人至親疾病而輒棄去者不但小人俚俗爲然雖士大夫亦有之只是不曾識破道理也旣致親人于死地雖奄奄處世竟與草木俱腐聞仲景之風亦可少愧矣

與內弟襄陵許進之論醫書第十四

迴近寄上醫經正本書一冊來書曰所謂傳染之說素所不信或云傷寒無傳染而溫病一門雖素問難經仲景等書皆不言傳染而某公方雖無傳染議論卻有治療雄黃圓等諸方不知可以破其說否迴謂某公方于傷寒門引小品華佗王叔和陳廩邱等論而不及仲景曰江南諸師祕仲景要方不傳初得病但列火灸心下三處似是未嘗見仲景書如楊雄未嘗見古文尚書也然桂枝青龍抵當等方亦粗用仲景法恐憑佗書引用而創出辟溫一篇以屠蘇酒爲

之冠今此藥天下盛行其方曰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然民間有疫病者往往嘗服屠蘇是其方不効也雄黃圓方云市中疫鬼數百千皆驚怖而走有鬼王求受道法夫舍氣血而明鬼物固非醫家之正論也且一時不正之氣著人則不論老幼病證皆同非是病人相爲傳染如辟溫篇中言令人不染溫病只是不著異氣耳其曰轉相傳染者殆繆誤矣有名醫謂迴曰此言雖當然某公深有功于醫家恐不知者棄其所長迴曰瑜不掩瑕忠也唯知其疵然後能見其美也

知洪州龍學范致虛謙叔榜文附

民戶偶患瘟疫止信師巫謂之門師爲其設像以祠
瘟鬼謂之結座禁其服藥以與鬼競專一奉鬼謂之
具願祭于壇場謂之傳替隔絕往來謂之避難偶自
獲安邀求衣物謂之代厄病人死亡祭以遣鬼謂之
解願禁其哭泣嫌於怨鬼皆悖禮犯義昔李德裕之
觀察浙西以南方信禳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
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
相棄之義使歸相曉救違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
變天子下詔褒揚今太守德薄不足以望此然賴學

士大夫名家巨室邦之耆老鄉之善士相與傳諭告
誡推而達之俾流風丕變共承國家美化善俗之意
躋于仁壽導之孝慈不亦爲桑梓之美乎

言幼觀素問若有所得思竟其業于是研精覃思
至老而不厭以之看扁鵲倉公以來諸家方論其
得失淺深眞贗輒能辯之如視黑白而數一二也
常恨士大夫不肖爲此學一有疾病委性命于市
井膚淺之人每爲歎息迨熙丁酉之孟夏獲與進
賢令君程公可久會于松陽辱示醫經正本書一
卷凡十四篇大指言傷寒疫疾並無傳染以抹世

俗親人自相棄絕之繆因汎出本朝李唐兩代醫政與夫權量脈診湯液方論贊其是而絀其否可謂精且博矣因與講論久之無一辭不契合者不覺悚然起敬曰公之書必盛傳傳則助風教而長慈愛正人心而革媮薄當與長沙太守之名並見于永久豈曰小補云乎哉公名迴可久其字也睢陽沙隨人由太學生登隆興元年進士第云六月一日鶴溪老人陳言無擇跋

按直齋書錄解題醫經正本書一卷沙隨程迴可久撰專論傷寒無傳染以救薄俗骨肉相棄絕之

做此書元明收藏家未有著錄者上元朱述之郡丞得抄本以寄張君嘯山因以眎予洵六百年來罕見之祕帙首有自敘題文林郎知隆興府進賢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沙隨程迴誤按宋史儒林傳迴由揚州泰興尉調饒州德興丞改知隆興府進賢縣調信州上饒縣所至有惠政此因薄俗有畏疾避染棄親不顧者乃本軒岐仲景之論專辯傷寒溫熱及五運六氣感傷名曰時氣皆無傳染至四時不正之氣謂之天行有歲中流行於一方一所者皆是氣血中感此異氣大非傳染蓋有捨

病人遠去自於它處致疾者亦有與病人同牀共舍居然不病者案素問言虛邪賊風避之有時靈樞言邪氣不得其虛不能獨傷人保身慎疾宜在平時若扶持疾病之際中道委去大傷恩義讀此書者庶不惑於敝俗乎其徵引唐宋醫政及歷論醫書又推考本草千金方權量蓋欲言醫者折衷古書實事求是勿誤於術士無稽之說其用意尤厚沙隨南宋賢者朱子嘗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誤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所著書惟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

外編諸書今存於世此書佚而復見亟傳之當有益於人心世教不特爲醫林指南也原抄本輾轉傳寫舛誤雜出略依所引原書校正疑不能明者仍之別爲札記附於後咸豐三年元夕賓之甫識

乙脈經 本草下原衍用 凡鍼疾 凡原譌九依 注心藏

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 原作肝藏筋依唐

鍼論作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 注三日營目四

日掌 原譌三日營月四 月掌依唐六典正

辯傷寒温病熱病並無傳染之理第三寒列已嚴 列

譌列依傷 寒論正

辯四時不正之氣謂之天行即非傳染第五爭詣使

君 詣原譌諸今以意改隋 書北史循吏傳並作就

論醫書第六稱述多而切事少 原脫述字依 素問論

病精微九卷 原脫病字微譌辯 不可容易覽也 今甲

依甲乙經序補正

序作不易覺也 疑並有脫誤 皆黃帝岐伯遺事也 今甲乙經序 爲

十數卷 今甲乙經 撰次仲景遺論甚精 遺作選誤 爲

蓋遺與餘聲近遺與 選形近因以致誤

辯本草千金方權量度第三 麟臺故事云云 案今

大典本麟臺故 今本草千金方 今原譌 定阮逸

事缺此所引 胡瑗等鍾律 瑗原譌援依 宋史正下同

議弦脈屬陰第八又曰脈弦而大 脈弦原倒依 疑

非叔和 非原譌 作今正

辯傷寒兩感不治第九而執迷妄意者 妄原譌生依

復下利不止 復原譌得依朱 肱活人書正

二

辯活人書以湯為煑散第十今之麤末是也麤原譌鹿今正

又昔人長將藥者將疑當作服今千金方無此文

記仲景事實第十三受湯而不服湯原譌傷依傷寒論正

與內弟襄陵許進之論醫書第十四皆不言傳染言

譌信殆繆誤矣殆原譌始今正然某公深有功于醫家深有原倒

今乙

轉知洪州龍學范致虛謙叔榜文附以南方信譌機巫原

今正

跋諸家方論方原譌才今正

醫經正本書

青浦何昌治覆校

